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六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二年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闕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疏注據桓至言及○即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闕作問此誤言傳文不但問及者何而連言雉門及兩觀災問也爲下方復問曷爲雉門災及兩觀故先於此俱問張本於上也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注雉門至微也○禮記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

駁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
制也彼傳不及雉門者舊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
殊耳按諸侯三門他國不聞有雉門或唯魯有而又制如應
門故爲天子制也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
作第又作夷雉字古文作錦雉亦與夷通左傳昭十七年服
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楊雄傳注引服虔云雉夷聲相近爾雅
釋詁樊光注雉夷也是也古徵書引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
也故弟闕門即雉闕門也蓋即觀也周禮閽人注鄭司農云
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
元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必知雉門爲中門者
凡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亢乃立應門
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云庫門天
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
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
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按毛氏大雅緜傳云王之郭
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
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益皋應本太王爲
諸侯之門文王增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更有皋應之名故
辟唯庫雉路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
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
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

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江氏又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雉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按諸侯之門或路門同爾魯有雉門者正以有兩觀故通與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故以施政教爲名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闕是也他國無兩觀巾門未必名雉則大門不必如魯有庫門也魯有庫門或因帑有大庭氏之庫得名其檀弓所記多足魯諸儒假魯事以明經制不必他國皆然家語多王肅私竄不可據焉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載同君國之事倂體合朝與門無盧設也士氏鑿鄭黨正義云戴氏謂天子亦三門與朱劉氏敞之說同敞以爲三門則皋門即庫門雉門即應門

亦可通名故知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是指王朝也臧氏以
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
庫門臺臺門即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雉也考工記匠人云
廟門容大扃七个闕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應門二徹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
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闕小扃鄉鼏之扃長二尺參个六
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
客者是兩門乃容門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
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焦
氏禰尋經宮室圖說路門爲人君觀朝之地宜廣於諸門不
應小至一丈六尺五寸觀應門三之二也以考工記門堂門
室注參之東西當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
十步也一步六尺則十步爲六丈矣然古尺比今尺爲短如
注言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彊則與記丈不容之言不合
而焦氏所言亦太侈劉氏寶楠論語正義云綱釋記文但謂
以乘車五个略狹故曰不容車耳乘車五个三丈三尺度以
今尺爲二丈強而路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又云王宮
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
以廣疏謂門之屏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高門丈之制久此
告爲天子言之若諸侯宮廟之門其高廣經無明文然必當
殺於天子王氏塗引近氏變蓮日據鄭氏說諸侯二門其高
與天子同其廣路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四尺是門之廣

與應門同諸侯之庫雉亦與天子同其說合理殆非是也門爲主觀爲其飾者釋名釋宮室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雀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在門兩旁雀謂每門皆有於禮非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雉門之外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卽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卽此然諸母兄不出闕門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在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爲正兩觀在門旁瞻觀之物故以兩觀爲微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疏注時災從兩觀起○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注據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

言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主災者兩觀諸本皆作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作主不誤○注據欲至孔父○見桓二年正以兩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門也不以微及大也疏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觀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宜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注不復至以書○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丘傳云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

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何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 記災也〔注〕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
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
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
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疏〕
注此本至云爾○見昭二十五年穀梁疏引劉向云雉門天
子之門而今魯過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定公二年五月
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
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
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
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皐亡以出號令矣京
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劉氏皆以魯雉門為
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合是公穀義同惟此傳云記
災不云記異董劉說及受女樂事在後與傳例不合○注立
雉至不書○隱五年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僭諸公也始僭諸公防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
僭諸公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義與彼同解
詁箋云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注據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通義云據新延廐不言作○注據俱至故常○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曰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言作故據以難脩大也注天災之當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疏毛本脩作修○注天災至大也○繁露王道云作雉門及兩觀譏驕溢不恤下也驕溢即脩之義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俱與何氏有所增益日作義合彼注又云穡故曰新此言新作蓋有舊而又增大之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亦以其奢泰不奉古制惡之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西宮災復脩不書疏注據西宮至不書○見僖二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如也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宮廟

脩之如諸侯禮疏注務勉也○呂覽上節云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又聽言云不可不務也○高注並云務勉也荀子富國云傳然要時務民注務勉強也○注不務至辭也○舊疏云卽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于久不脩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衙其辭而聞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僭天子不務如公室也故爲微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重地被災瀾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注月者至侯禮○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卽成故月以久之按舊說是也時魯宜因陋就簡及時脩治今乃務爲驕溢工作繁多曠日持久故書月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凡朝例時此月故解之書月爲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

月公如楚注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屬是也而僖十年注云故如京師則月榮之如齊晉則月安之者美惡不嫌同辭故也知不見荅於晉者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又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荅之辭此與彼交同故也內有季氏彊臣外不見荅盟主故爲危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原刻包氏慎言云三月有辛卯月之朔日春秋杜氏釋例長歷定公三年甲午二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疏〕釋文枝二

傳作拔校勘記云校唐石經諸本同拔枝當爲拔字之誤也
如公孫拔之誤爲公孫枝按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
理志北海郡下樂都云侯國莽曰拔壟一作杖一作枝又荀
子彊國云拔戟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
武云石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
云拔地闕左傳作鄭什云鄭卽拔也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
府嶧陽縣境○注後相至善事○會盟之例大信時小信月
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卽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之爲是也今而書時爲大信辭故解之閔二年注君臣無相
適之道故大夫不敵君莊九年注鄭國之臣猶吾臣也此公
使大夫盟諸侯非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會其孤又失
禮故皆爲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
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
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
亦通又云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包氏愼言云二月無癸巳据疏三月之九日正月之卅日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

【疏】左傳疏引土地名云召陵楚地舊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某而言陳子者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復注之○注月而主兵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諸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楚舉是書月又不舉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者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此與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有喜服楚之文爲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其錄也桓十五年冬

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多爲善錄所謂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爲是也此書月已爲義兵錄復以蔡昭見執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者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書月爲危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慈會齊人以下侵陳書月爲刺下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比侵齊爲危莊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皆月爲惡齊魯是不皆爲義兵錄故此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即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爲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不至夫之○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之屬皆書執此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齊之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舊疏即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爲不

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

疏　包氏愼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又作姓按姓生通昭元年會于虢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殺此經蓋脫也○注爲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爲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令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入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彼萊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爲重今欲責沈子不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時文致大平若有相滅爲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即此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又云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爲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按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

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舊疏謂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是也舊疏又云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役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焉按定哀滅例日何氏此語必有所受故据以為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疏釋文浩油二傳作皋鼬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鹽鐵論作浩鼬爾雅釋訓皋皋琄琄楚先本作浩浩按鹽鐵論見和親篇桓寬多用公羊說或亦公羊異本也惠氏棟云古讀皋為浩鼬為由皋浩同部油鼬皆从由聲故也大事表云鄭氏曰鄭地城皋也杜注繁昌縣東北有成皋亭今在許州府臨潁縣界按在臨潁者近是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即古皋城亭矣春秋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者也皋浩字相似名與字乖耳一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字四年盟于皋鼬即此地是也○注再言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

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答者郎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答也卒爲季氏所逐者郎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按上年公如晉亦至河乃復此得與諸侯盟故尤喜錄之鹽鐵論和親云春秋存君在楚詰鼬之會書公殆夷狄也三傳皆無此義蓋嚴氏春秋說通義云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爲公危錄此盟蓋會盟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之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丘重丘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郎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按春秋於中國勝楚事俱有善辭故下經伯莒之戰吳進稱子此突爲殆諸侯與全經例乖○注後楚至信辭○釋本作褒作褒郎下經楚人圍蔡是也下傳云夷狄也而憂中國又曰蔡請救于吳明在會諸侯無救之者故無救文也宜書日而書月爲小信辭者正以諸侯能翕然疾楚故猶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疏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戍按戊戌戍三字混未

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
按勘記云戊唐石經諸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
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
卒例合書日卽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
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
及諸侯盟于扈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
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扈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
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
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卽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
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足
也今杞伯亦有內行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之與盟同月
故也通義云不月者與益姑同義蓋用古本爲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疏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爲許所遷之容城非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容
鄭卽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爲今荊州府監利縣在郢
都之側鄭豈能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似未嘗滅或
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荊州
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爲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

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蓋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篇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即析也在今南陽府之內鄉縣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謂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敝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應說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疏】注月者至卷卒○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有危乃合書月致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爲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月爲下事備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爲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後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是者重錄恩○此解劉卷卒書月

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注】劉卷卽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並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遘疾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入魯竟魯無爲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閩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

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
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
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
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
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
若主會有恩禮即邊例書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
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
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
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
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即隱三年夏四
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
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
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交三年王
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
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
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
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
也○注言劉子大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
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
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
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
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

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敞曰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辭詁箋云劉卷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可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爲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書辛卯故解之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儐贊隱公其恩重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軫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疏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稱爵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爲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不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

爲是興師是其事也○注故貶至於圍○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故圍亦有罪但不爲其惡此襄瓦貶稱人故罪重於圍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晉士鞅衞孔圄帥師伐鮮虞疏釋文圄左氏作圉虞本或作吳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作孔圄虞字鈌穀梁同左氏說文口部圄守之也㚔部圉囹圄所以拘罪人圄圉聲義皆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圄山在縣南師古曰圄讀與圉同隸釋堯廟碑韶磬祝圄大饗碑下及隋書隸圄皆叚圄爲圉也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疏注其實至云爾○正以傳云我主實劉卷生曾爲主我也通義云明乃有恩禮

當銖之○注舉采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人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而家采則謂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上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鄭人于齊鄭即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誠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子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按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是也召公封燕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所內采地子係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襄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還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所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巳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于京師也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當亦有采地故鄭風緇衣有授子之粲語其子孫亦不間世有采地于周也明卿士於王宰有館舍於所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

爲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菼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服毳冕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爲榮不得加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也其采地所在則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爵地鄭以鄭之采地在小都去王城四百里公之采地在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奐毛詩傳疏以尚書大傳所記采地爲湯休邑非大傳明云子孫雜有皐鄙其采地不鄙子孫世守之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注時劉至義也○漢書毋將隆傳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有德是則諸侯入仕爲褒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爲善辭又書葬以起褒以功流封也○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故劉卷稱公明本諸侯也蔡邕議按古之子配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蔡以其尊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疏

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庚午月之二十日伯莒左氏作柏舉穀梁作伯舉伯柏莒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磧北北山名也补弟謂之大小竹磧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伸雅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汜水或作舉疑即此也於漢爲邾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莒葢合柏山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大事表云名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葢因柏山舉水而得今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據滅徐稱國疏注據滅徐稱國○卽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疏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

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雖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及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言以乎年同○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力望救于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憾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伯嚭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爲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異而楚闔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闔中國也楚自熊通併號陵轢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挫其鋒吳能假救蔡入其都滅其國實足以張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秋即攘夷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新序九云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讒太子建於王平王因其傳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伍向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子尚左傳亦具有其事

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

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注挾弓至意也

○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新序云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廬釋名釋姿容云挾夾也在旁也越紀書吳內傳云吳嬰巾邦余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云楚遺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是即懷格意也舊疏云格皆拒也謂若君使追之時已即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為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到來復仇之意披來意不明訓拒是也○注禮天至盧弓○蓋逸禮文也舊疏云古禮無文則禮緯亦無是語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彤正義敦與彤古今之與彤是畫佈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進天子擇士宜是天予之弓故云天子敦弓其諸侯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孟子萬章篇弤朕趙注弤彤弓也天子曰彤弓堯稱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音義云弤都禮切丁音彤云義與弴同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氐周皆訓至說文車部鞏抵也鄭氏士喪禮注輞摯也摯鞏字同輞之為抵猶彤之為弤矣說文弴畫弓也即詩之敦弓此之雕弓也段云雕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彤有謂

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篹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即此雕弓是也彡部曰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即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東京賦彫弓斯彀薛注彫弓謂有刻畫也弴與雕語之轉敦弓者弴之叚借字詩禮又叚敦爲之敦弴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彫也孟子作張亦雙聲又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尚矣諸侯彤弓者詩小雅彤弓弨兮毛傳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是也嬰弓者釋文云見司馬法段云嬰即江賦之禭字蓋朱黑相間而嬰繞也盧弓即旅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旅弓一旅矢百是也荀子大略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黑弓即此之盧弓也以

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

【注】言其以賢士之甚【疏】穀梁傳闔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仇於國君其孝甚大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士當作大穀梁傳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變作士字如亦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謂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也拔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上之者猶

言人之也言其誠足爲士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亦此義故何云言其以賢士之甚也勇之甚〔疏〕穀梁傳越絕書同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疏〕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眾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又吳內傳云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讎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注則不免爲亂○鄂本爲作於紹熙本亦作於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疏〕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趣於私矣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亦云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穀梁傳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意謂若爲匹夫興師不免於亂是爲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則

是蔡君之義是也

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爲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疏〕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爲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行歸新序云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吳內傳云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則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皆云蔡侯適楚留連江濱踰日懸月思其后君是也宜十二年傳南郢之與鄭杜云南郢楚都沘沚同

於是歸爲用事乎河〔注〕時北如晉請伐楚因濟河〔疏〕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焉猶也用事猶爲器所云邑人將有事于上帝之事也○注時北至濟河○正以蔡侯出楚返蔡不渡河也管蔡世家蔡侯歸而之晉兩與晉伐楚何氏所本穀梁傳歸乃用事乎漢左傳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焉而請伐楚新序云昭公濟漢水沈璧曰云云皆作漢益皆可通傳各不一紀載或殊也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注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新序亦云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越絕書吳內傳云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穀梁傳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前列猶前驅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賈列授氏疏列謂行列謂先啟行也故作內藩衛者爲內列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是也○注見侵至而怒○以上經楚人聞蔡在侵楚後故也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疏郎上經楚人聞蔡是也舊疏云聞而言伐舉總名故也新序云於是興師伐蔡管蔡世家楚怒攻蔡越絕書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嫌發初欲興師意疏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穀梁傳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

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越絕書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注猶曰至師意○詩秦風駟驖奉時辰牡傳時是也大雅生民時維美嫄箋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按若猶此也單言之則曰若連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此時也荀子儒效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彼此若即此若時也初欲興師意即上闔廬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也

傳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楚越絕書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荊平王內傳文云其後荊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門使子胥救蔡而伐荊新序云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襃之通義云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仇云爾舊疏云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爲兵首故也○注不書至爲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俱故解之也其實春秋重吳能救蔡以夷狄而憂中國故舉君爲

重也○注子胥至之也○舊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了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之善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同公羊之及其結䌸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其均既以夫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脫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胥得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益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爲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徵殊分士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爲褒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爾○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爲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當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荆平何善以次

太伯何曰非善荊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
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眾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
不爲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曰事君猶事父也〔疏〕韓詩外傳六親尊故父服斬衰三年爲君亦服
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此其爲可
以復讎奈何〔疏〕通義云就事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曰父不受誅〔注〕不
受誅罪不當誅也〔疏〕越絕書外傳紀策考云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
私悅之欲自御爲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
之聽讒邪之辭係而因之待二子而死是子胥父以無罪而被
誅也新書耳痺云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
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〇注不受至誅
也〇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圜道注受亦應也爾雅釋詁應當也承應皆有當義子復讎可也〔注〕孝
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
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
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

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卽復讎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卽不復讎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興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讎春秋猶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爲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後漢書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是皆用公羊爲說○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舊疏引孝經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之行也又引喪服四制注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故與何氏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爲取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注而父至可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

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爲家無出故也○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王法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莊公但責其念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取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爲母期是也緣所生之義則重於君爾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故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傳莊元年云絕不爲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注】子復囚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囚作讎當據正毛本討誤封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排也前也墨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氾論云故恩推則懦注推猶移也亦卽一往一來之義也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

復讎不除害【注】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

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云〔疏〕注時子至而已○舊疏云春秋
說文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
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
至踝者非常之事甯可以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
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
者荊平王為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
廬使為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
瓦奔鄭王保于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
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
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
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
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楚世家吳兵遂入
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
尸以報父讎越絕書荊平王內傳云使子胥救蔡伐荊十五
戰十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
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吳王已死子
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
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均無燒其宗廟語唯穀梁傳云易無楚
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校勘記出將子胥因吳之罪
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注昭王
至陳云○校勘記云閩本云欲上畫監毛本改作去
朋友相

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衞不使爲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爲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疏】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爲出蒼頡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曰聯朋友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師即同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南關雎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說文又部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則異散則通論語稱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邑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注相衞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知父母殁得爲朋友報讎也周禮調人職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爲戎首故但相衞檀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爲其負當成之負即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

胥一人之士也去楚于闔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鄭耶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以問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讎名罍皆晉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闔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也舊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前酒另脯約焉朋友然則太公爲師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雋疏云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蓋以闔廬爲諒何者謂一許爲之與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爲直與多聞何者不敢斷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者舊疏謂巧爲譬論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佞者非鄭氏之意則讀辟爲譬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蓋讀辟爲避故皇本注中作避患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誤矣善柔者舊疏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蓋亦鄭義馬氏專以面柔釋之便佞者釋文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校勘記云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爲佞矣今本作便佞蓋據何晏論語本改按便辯古通書辯秩亦作便秩御覽四百六引論語注云便佞辯以爲佞也與公羊疏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也

而不相迴〔注〕迴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疏〕注迴出至先也○說文無迴字古以辵字多與

从彳字混疑迴即衜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衜衜即明友相衛而不相迴之迴史記韓世家將以楚衜韓注衜從死也文選吳都賦衜蹄鴟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衜漢書賈誼傳注臣瓚曰以身從物曰衜蓋請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死也衜之以身有敢勇之爭先之義故何訓爲先也不相迴即禮記居從父昆弟之雝之不爲魁也彼注魁道首也天文北斗星魁爲本故爲末調人謂主友之雝視從父昆弟則亦不爲魁也王篇迴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爲說左傳襄十年云帶其斷以衜于軍亦即一出表之意舊疏云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絢迴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衛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爲兵首胥蓋以吳王討楚兵爲蔡故且舉君爲重是以不得見也〇注不當至之恩〇原文闕

古之道也疏通義云已上二事因之方論復讎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越絕書吳內傳囊瓦者何楚之相也

庚辰吳入楚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經作入郢史通雜說云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許入鄭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

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踳哉二傳所載皆云人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與

吳何以不稱子注據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疏注據狄稱人○僖至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柰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日者惡其不義疏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吳越春秋二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按昭當作平繁露王道云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云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按陳字衍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讎惡其妻楚王母也通義云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按哀元年左傳蔡人男女以班妻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

爲晉侯士虞記注班班次也蓋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班處宮此傳云舍其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人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列女傳云伯嬴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耳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是妻楚王母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母蓋傳聞之誤楚王母即平王所爲大子建娶于秦者也○注日者惡其無義○校勘記云鄂本無作不此誤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人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即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傳

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屬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七終

子汝驀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七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五年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忞日甚魯失國寶宋大夫叛（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辛亥朔左傳作三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注是後至夫叛○舊疏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魯失國寶卽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宋五大夫叛卽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校勘記云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脫五字當據補五行志下之下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按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

夏歸粟于蔡（疏）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注据齊人來歸衛寶

疏○注据齊至衛寶○見莊六年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為蔡新被强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

疏穀粱傳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彼傳又云義邇也注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賈逵取彼為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注時為至之粟○鄂本强作彊舊疏云郎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注與戍陳同義○襄五年戍陳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强楚之害中國宜雖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是也亦刺諸侯不能翕然同救恤蔡難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越者何三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於越者何此經及下十四年於越敗吳于醉李是也越者何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之屬也舊疏云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兩國○舊疏引舊云正以僖四年傳云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為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為兩國是以別之舊疏又云隱元年傳云曷為或言會或言及之屬此何故不云曷為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為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按舊疏義則詁注嫌為疑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倦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疏注於越至曰越○杜

云於發聲正義言有此發聲是也越於本語詞易繫辭傳云
於稽其類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皆是越之發聲曰於猶吳
之發聲為句吳也於越雙聲句吳疊澀皆夷音也釋名釋州
國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穀梁傳注舊說於
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
以本俗名自通按稱越稱於越春秋新例也故曰越人自名
日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注治國至云爾○舊疏云此狀謂
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
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答禍故謂之退因儀云無狀招
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
得從之也通義云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
言倪而後言小郝斐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
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君子尤
惡之故深絕而外之按越其正稱於越其俗所自稱或曰越
或日於越當時本有二稱春秋郎因以示褒貶進退也○注
亦狄至異也○舊疏去正以宣十一年晉伐會狄于攢函單
言狄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傳潞子之為善也離于夷
狄是其加亦為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部賤之號
亦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為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
齊晉魯衞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
處唯有越為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技
此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吳新至於越○釋文作

龍敝音皮弊亦作敝少儀云國家靡敝是也毛本靡誤最吳世家越闔閭吳王之在郢國李乃伐吳吳使別將擊越吳越春秋二云越王元常恨闔廬破之檇里與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是其事也吳新遷中國謂其救蔡伐楚上歸粟于蔡爲于辭故於越入吳爲疾辭舊疏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衞孫甯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日○注仲遂至起之○釋文作起殺云音試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是其貶去氏以起弒君也隱如逐君合貶經無貶文以君出爲重故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隱如之罪已見矣又書季辛相起卽彼年經云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故何氏以季辛已起其逐君之惡故於卒時不復貶也解詁箋云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通義云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翬是不卒者也比之于遂是不日者也今卒而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己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

如其恩禮以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翬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詞焉此之謂所見異辭按翬亦桓之大夫何以於桓世不見其卒日者所見世大夫有罪無罪皆日故也

○注猶孫甯○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注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為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子月之四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癸亥月之十九日左氏穀梁游遬作游速大事表云此所滅之許非許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為舊許矣至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蓋以四年入郢之難而滅其與國耳按容城當以在華容者是說詳定四年意當時鄭雖滅許僅將其君歸未必即有其地即以為在葉縣亦未必為鄭所有以沈諸梁在葉也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結外怨故危之

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變例時此月故解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疏通義云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繫拔孔氏取左傳爲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疏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祁作祈

冬城中城疏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按上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蓋誤指上經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謂爲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與此傳文同故知此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

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

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疏】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爲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卽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爲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白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作爲名祿甫元言武庚按彼以二名猶言更名也與何氏異然傳明以何忌爲難則以二字爲名爲二名矣禮記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愼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注春秋至制也○舊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不大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大平也春秋說昭公亦爲所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爲大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必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爲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名子爲宮湼之屬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卽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是也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

竊以物後賢隱元年注云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繁露俞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觕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地之大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通義云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即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爲難爲足與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簡異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何蓋時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疏）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

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告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通義云再盟皆不月者齊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左氏穀梁經無澤字左傳作瑣杜云郎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按左氏書地往往省文于公羊如此公羊作沙澤左氏作沙僖二年公羊作貫澤左氏作貫蓋皆從省文也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瑣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晉地道記方城縣南有瑣陽城是即沙亭矣經學卮言云左氏經作沙傳作瑣公羊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即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讀之異今此左氏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注云地在陽平元城于瑣澤下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語極明斷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闈運貲重不恤民之應疏注先是至云應○即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又冬城中城又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斯仲孫忌圍運是也城中城先言者舊疏云蓋逐重者先言之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

鄆歸而城中城三大夫何師圍邾與何義云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疏〉注承前至之役○即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下我字按有我字是紹熙本重我字左疏引賈逵云旱也

冬十月〈疏〉左氏經無此句杜亦無說宜是脫文左傳校勘記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補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疏〉舊疏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强臣之讎而外犯彊齊故危之按義具下注

公至自侵齊〈疏〉舊疏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猶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疏）注出入至上月○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脫再字鄂本尤誤大紹熙本無脫誤舊疏云春秋之例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彊齊頓頻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三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為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疏）杜云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大事表云今衛輝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水經注濟水篇酸瀆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 紀志云在衛輝府滑縣西 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

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疏〕注此晉至師也○舊疏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衞故知此亦趙鞅之師也○注但言至辭也○宣元年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此與彼同故據以解之通義云按左傳時趙鞅等來救曹也此內地接如彼傳上執虒首注止言趙鞅恐不取左氏爲義瓦爲內地書至當有解說何無注亦不以爲內地也○注公會至不致○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彼謂公與鄰國諸侯尊同勢敵故分別得意與否若大夫以下尊卑異等自宜得意故無區別故僖二十五年注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此與趙鞅會可不致而致者以諱與大夫會例與晉君會依得意極例書矣故使若得意者

疏及閩監毛本同鄂本脫使字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入日左傳釋文柳本或作抑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衞〔疏〕左氏經作士鞅按左氏公會晉師于瓦傳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士鞅帥首故侵鄭之師亦皆上軼也杜云兩事故曰遂

葬曹靖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曹竫云才井反本亦作靖按段校本作竫則昔謚法共以解信曰靖

九月葬陳懷公【疏】謚法慈仁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疏】杜云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疏】注復文公之逆祀○左傳云順祀先公而新君杜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禮記疏引服虔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穀梁傳貴復正也漢書郊祀志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後漢書質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

公逆正順祀春秋諱之其令蔡陵又康陵憲陵安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又周舉傳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皆以從祀爲順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諫不從而去之〔疏〕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也彼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公羊問答云順祀而叛者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解詁箋云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耳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義或然也惟劉氏又以叛者謂陽虎之屬自相矛盾通義引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

爲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
其寔卿宿也極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
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
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陽虎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
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祭於此可以治公羊之
學矣○注謀不至曰叛○舊疏云謂謀君全不以禮不從之
而去之者謂之叛也○注不書至禘也○左傳辛卯禘于僖
公注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
行順祀舊疏云何意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
年禘祫並作但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而已一祫一禘之
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
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朔之
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
大祫也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是從僖八年禘祫同
年數之即文二年爲祫年五年爲禘祫同年又隨文而數之
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爲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
於祫固當先之則知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祫者
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
當之矣按陽虎爲欲去季氏故不必正時也○注言祀至之
辭○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聲釋名釋天云殷曰祀祀已
也新氣升故氣已也皆本已爲義以其一年稱祀之義則取
其已以其大祭稱祀之義則取其無已反正互訓古人多有

此例○注不言至其順○舊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三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注微而至問之○舊疏云哀四年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是盜爲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爲政者疏注季氏至政者○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下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論語季氏篇陪臣執國命謂此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

君爲重也〔疏〕注季氏至寶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取其寶玉藏於其家何氏蓋以理知之或別有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按陽虎時已與孟氏戰敗奔亡之不暇安能尚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重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鍰其板〔注〕以爪刻其饋飲板〔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俄後改睋下同釋文作睋又云鍰本又作鑯七廉反又且審反本或作鍰誤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弑械成字皆作俄何注桓二年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此从目非通義本作睋云卧而眼之曰睋按卧而眼之無謂石經原刻是也○注以爪至飲板○廣雅釋器云鍰鏟也又釋詁鑯銳也集韻鍰或作鑯說文金部鑯鐵器也一曰鐫也鍰本以錐刻物之名不必專指以爪刻也爪爲人手掌之稱時季氏被囚或無鑯物故迺以爪刻字於上求救蓋當時急切所爲何氏非訓鍰爲以爪刻板也進養云鍰刻也板饋食器上蓋按說文無板字當作版古音方反皆讀脣音故訓方爲版因之斂藏衣物之器亦謂之板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甫或鈔本作蒲圃按左傳亦作蒲圃

力能救我則於是〔注〕於是

時至乎日若時而出【疏】舊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左傳云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蓋是日若時也校勘記云疏及諸本同唐石經乎磨改日誤曰臨南者陽虎之出也【疏】舊疏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通義云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蓋舊疏前一說是也御之【注】爲季孫御【疏】注爲季孫御○左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林楚即臨南也於其乘焉【疏】舊疏云於其乘焉謂於其上車之時矣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世有汝以爲臣【疏】俞氏樾羣經平義云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爲不辭按如何義亦未爲不可通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疏】左傳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云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

哀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疏】左傳林楚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注】爲季孫車右實衛之【疏】左傳陽越殿注云越虎從弟○注爲季至衛之○舊疏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乘車中有車右也 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疏】注孟氏至橫去○舊疏云爾雅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曰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釋名釋道云四達曰衢齊魯謂四齒杷爲欋欋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時臨南奉季孫適孟氏此衢蓋即近孟氏之舍故曰孟衢左傳云及衢而騁即此衢也 臨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疏】釋文作而隊唐石經缺○注策馬捶也○襄十七年左傳左師爲己短策正義引服虔注策馬捶也淮南道應訓杖策錣上貫頤注策馬捶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杜注策馬撾也呂覽審爲云杖策而去注策箠也說文竹部策馬箠也 陽越下取策臨南騶馬

注捶馬銜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騶本又作橛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按廣雅釋詁敺擊也王氏念孫疏證云王篇敺敺擊也公羊傳騶敺並音素董反其義同也是也○注捶馬銜走○鄂本捶作捶揣按依說文當作箠叚借字捶譌作揣按紹熙本亦作揣廣韻騶馬揣銜走也則作揣亦通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是也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疏釋文莊本或作嚴亦音莊蓋漢人避諱改也○注莊門至著門○左傳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此以為陽虎射之異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帥也○即下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注二家至起兵○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之將左氏以為孟氏家臣何所不取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疏舊疏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

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鄭孟氏今而還去舍于郊故曰御反舍于郊不開元從郊來左傳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卽此之御反舍于郊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稅作殺云音試下同御本又作郤說然本又作稅○注說解舍然猶如○易遯六二莫之勝說虔注說解也國語齊語脫衣就功注脫解也禮士昏禮主人說服于房又既夕記主人說髦注今文說爲稅稅亦訓舍詩碩人說于農郊是也然猶如者詩魏風葛屨云宛然左辟說文人部引作宛如左辟然如雙聲字得通用故論語憲問云子曰其然皇疏然如此也禮記大傳其義然也注然如是也通義云說然猶脫然也按此卽左傳之寢而爲食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此解脉术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傳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單言之卽爲脫淮南子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高注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仕徒脫然止息耳脫興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爲脫義亦通

或曰弑千乘之主注時季氏邑

至於千乘〔疏〕注時季至下乘○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又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爲通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

革車一乘士廿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則方十里者六十四井也季氏爲大夫極于百乘而得千八乘者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及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公車千乘皆其所事故曰爲千乘之主焉論語先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故也

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疏）左傳其徒曰追其將至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疏）通義云孺子謂季桓子按謂季孫仍得國政而已也左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如丈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疏）注如猶奈也○文選東京賦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薛注如奈也昭十二年傳子苟如之何注如猶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其如予何皇疏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注丈夫大人稱也○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牲注夫之言丈夫也曲禮云若夫注言若欲爲丈夫也廣雅釋器男子之稱也丈夫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丈夫爲美大之稱也易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何氏謂瞯而曰
大人稱也通義云丈夫陽虎自謂言必不敢追己

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父帥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

遽意〔疏〕注望見至彼哉○郎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
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瞯字从目故訓爲望
其實非也瞯讀爲俄俄謂須臾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覘然息望
謂魯人必不來追我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
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驚故
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驚也俄而處父二字傳文屢見桓
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弑
械成作瞯者皆借字耳上文曰瞯而錄其板亦是借瞯爲俄
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按此陽
虎實望見公斂處之師故趣駕既驚而師至故曰俄然後得
免作見解作俄讀俱繆不可通彼哉彼哉論語憲問篇亦有
是語夫子論子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意謂彼哉言彼
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亂足以招亂故孔
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義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稍
求續云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
收彼字在上聲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於是傳會之
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
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瞯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

陽虎將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大子引以作荅者按論語集解引馬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疏彼哉彼哉者又荅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蓋陽虎初見甲起不知何人何服然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疾走曰彼哉彼哉彼即彼公斂處父蓋毀詞也與論子西語氣同而詞義異也何晏論語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爲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文無彼字玉篇人部彼邪也廣韻所本說文用古論故不收彼字過庭錄又云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七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按玉篇云邪也廣雅云衺也則廣韻之哀即衺之譌子西之死在孔子後孔子何得逆知其事而哀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通以之說論語則論子西太過以之說公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斂處父爲邪也彼哉者若曰是彼也哉○注再言至遽意○原文則趣駕〔注〕使疾駕〔疏〕注使疾駕○後漢光武紀注趣急也讀曰促管子國蓄云則君雖強本趣耕注趣讀爲促說文走部趣疾也漢書翟方進傳督趣司隸注趣讀曰促謂促其疾行故曰趣駕也左傳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即處父也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疏〕注公斂至之將○左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成爲

孟氏邑則公斂處父孟氏家臣也與何異 僕然後得免 疏 通義云僕僅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僅才能也國策云邯鄲僅存注僅裁僅即僅字之借言僅僅得免也左傳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故得免也 自是走之晉 疏 左傳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下十年具詳其事 寶者何璋判白 注 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 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 疏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左傳注謂夏后氏之璜孔疏以為劉歆說皆何氏所不取○注判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楚辭注引字林胖半也一切經音義判古文胖又作胖詩大雅訪落繼猶判渙傳判分也周禮朝士職凡有責者有判書注判半分而合者是判為半也○注半圭曰璋○詩大雅棫樸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白虎通瑞贄篇引禮半珪為璋周

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按璋本半圭之名又言判白者蓋半白下天子也亦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之義毛本圭作珪下珪璧字皆从玉○注白藏至以白○舊疏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蒼諸侯純青天子純白以降於天子異於諸侯故判白也藏字釋文無音○注不言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唯無琥璜蓋彼周禮也周禮圭璋以朝聘璧琮用以享琥璜用以大饗所用亦與下注所記不合○注傳獨至是也○校勘記云峨峨鄂本閩監毛本同此本翻刻者峨字誤从山旁釋文峨峨本又作娥按廣雅釋訓娥娥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峩段借字也舊疏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所在助祭者奉此半圭之璋其儀容峨峨然莊矣蓋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按舊疏所云鄭氏箋義公羊禮說云此蓋大謬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穉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皆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圭曰璋與毛同鄭以為璋瓚與何異何以為郊天鄭以為宗廟之祭絕然兩途徐謂何與鄭同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于仲舒繁露四祭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

交于之郊也是也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傳疏亦沿上章而致誤與詩疏引孫毓異同評云國事莫大乎祀祀神莫大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亦以此節爲郊天之詩毛氏本上章爲說蓋亦以爲郊天之祀謂君王行禮之時其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也彼疏引王肅中之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皆與鄭以璋爲璋瓚者異○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瑞贄篇云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互異蓋皆逸禮文也珪以朝者白虎通云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于上也又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瑞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是此之珪以剝郎彼之珪以質信也說文王部云珪瑞玉也禮記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注瑞信也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揚注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皆因圭以質信故用以朝臣下所執則承圭也諸侯所執以朝天子則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之類是也璧以聘者白虎通云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甯而出財物故以禮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尻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接禮聘禮曰

享束帛加璧注君享用璧夘聘用璧也其子男朝天子亦以璧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琮以發兵者白虎通云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成于外內圜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按琮之見於禮者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云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聘禮享夫人以琮此謂琮以發兵與諸書不合璜以發衆者白虎通云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徵召與發衆事近也璋以徵召者白虎通云璋以發兵何璋者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象物尙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莫不章故謂之璋亦與徵召取義爲近按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蓋周禮也璋以徵召又以郊天者蓋郊天之璋判白此或郊青藏者與

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疏〕穀梁以爲武王之戎弓也杜預用劉歆以來說以大弓郎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舊疏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也○注質拊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

柎此从手旁譌按廣雅釋言柎柢也考工記弓人云於挺臂中有柎焉注柎側骨釋名釋兵云中央曰弣弣撫也人所撫持也柎即敝故下云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鄭司農云敝謂弓人所握持也戴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挺臂中有柎柎欂弦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敝與柎皆弓把柎者其內側骨謂之質之周禮疏云柎把中居弓之正中質亦有正義司弓云矢以授甲革椹質者注質正也杲也蓋雅穪為異爾○注言大者力千斤○舊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按斤數不合段校本謂字上有百二十斤四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頿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假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

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車書大弓者使若都以

國寶書微辭也（疏）注純緣至吉凶○周禮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司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云緇純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士冠禮青絇繶純注純緣也凡衣履之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龜之緣曰純也毛本順誤頌說文龜部龜甲邊也从龜冄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段注云頫者𩕊之省瞻之段借字劉淵林注蜀都賦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叉郭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多訛字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冄長尺二寸冄亦段借字孟康曰冄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緣者甲之邊也甲文象木載乎甲之象故介蟲外骨謂之甲禮記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史記樂書同即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桼時或以青爲黑故也千歲之龜髯色成青黑故曰青緣樂記疏謂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非也○注易曰至蓍龜○繫辭上傳文韓康伯本作莫大乎蓍龜釋文大作善與此同漢書藝文志儀禮疏引皆作莫善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蓍凡蟲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取易爲義也舊疏云今易善作大爲異文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眾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舊疏多用鄭說疑亦鄭氏注也校勘記云惠

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蓍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誤按今文易作莫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可證是大字○注經不至之辭○校勘記云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保郊特牲云龜為前列先知也故云以先知從寶省文通義云經未見龜者虎止竊弓傳廣言稱所有寶謝明堂位曰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按明堂位所記傳寶多矣傳何為不敘及但虛言龜蓋龜亦虎所竊也竊謂之寶者禮記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是寶龜唯天子諸侯有之也白虎通蓍龜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尋常卜龜大夫得有也士喪禮有卜曰知士亦有矣故臧氏守龜有何僭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皇侃疏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則臧氏居蔡蓋亦僭也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梲也○注此皆至之錫○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穀梁傳亦以為周公受賜藏之魯書召誥云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贄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降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

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者彼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璋郎寶玉書郎注以璋與寶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文璧圭璜而璋祀天之物尤重故特舉之與○注不言至名也○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彼蓋以盜郎竊其實盜爲賤者之稱竊者乃其正名也○注定公至義立○舊疏云孔家語文校勘記今家語無君臣之義立按韓詩外傳五云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五亦載此事蓋何氏所本家語多王肅僞竄非何所據也大戴禮少閒云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論語子路篇必曰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皇疏以孔子答曰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注主書至絕之○校勘記出喪其五玉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譌作玉玉今訂正包氏愼言云五玉爲天子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當坐不謹故絕奪其爵解詁箋云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瓚向書顧命所謂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

按三傳無以寶玉專指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若以璋爲璋瓚則宗廟之祭臣子所執傳無繇特舉之也○注不書至爲重○律所謂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陪臣執大夫辱莫大焉蓋定哀之世文致大平故爲深諱僻與○注書大至僻也○舊疏云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纔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郎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按大弓得爲寶玉者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越棘並故知亦國寶也其爲微辭者道大弓謂之寶實爲喪其五玉嵩坐絕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八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